

报国心 故乡情

—《故乡忆笔》

—《青春为祖国闪光》

征文作品集

北京梅州人海外联谊会编

《报国心 故乡情》征文作品集

北京梅州人海外联谊会编

目 录

一、少时记事

1. 告别高陂码头..... 郑荣来(1)
2. 家乡山水滋润心田..... 张振轩(5)
3. 回忆家乡小河..... 黄淦祥(8)
4. 故乡的童谣..... 杨丽琴(9)
 祖母与客家谚语 杨丽琴(11)
 姐妹情 杨丽琴(14)
5. 梅县学抗会“七君子”事件 邓频喜(18)
6. 忆在家乡上小学的几件事 刘川贤(24)
7. 孩提时在家乡过年的追忆 李均如(27)
8. 抗战胜利日与中秋节 李森芳(34)
9. 白云故乡蕃薯情 钟其华(36)
10. 爱国爱乡的教育家李德礼..... 李碧锐(39)
11. 喜写横昌夫妇打叠行装返国见祖母..... 张凡珍(43)

二、故土情深

1. 夕阳伴我好还乡 陈世涛(45)
2. 梅州行 赵博珍(48)
3. 青青的山绿绿的水 杨冠煌(52)
4. 游子思乡情 张瑞霞(56)
5. 诗:返乡有感..... 杨宏光(60)

6. 家乡变化真大 廖训振(61)
7. 家乡的印象 李碧锐(64)
- 白宫河画廊 李碧锐(67)
8. 故乡情怀 肖来香(71)
9. 我陪南洋的堂弟回故乡 黄建大(75)
10. 情系大埔根..... 许展华(78)
11. 北京的五华阿哥“硬打硬”..... 李茂桃(81)
12. 故乡您好..... 李道福(84)
- 诗歌:文化梅州赞 李道福(88)
13. 故乡行随感:诗十首 田金运(90)
- 诗:庆祝梅联会 20 周年..... 田金运(92)
14. 诗词数则..... 杨勋烈(93)
15. 客家十二月歌..... 张国栋(95)
16. 诗:回乡有感、题金陵渡、小桥流水、故土情等..... 黄淦祥(97)
17. 故乡生活纪事(诗词、楹联数则) 石炳祥(99)
- 故乡忆旧二则 石炳祥(102)
18. 诗三首 温新宏(103)
19. 客家人是“牛奶皮” 邓华岳(104)
20. 丰顺八景寻踪 彭勇之(107)
- 典故二则 彭勇之(110)
21. 晋元学校、晋元大桥名称的由来..... 吴敬希(111)
22. 想为梅州做点事 胡莉娜(113)

三、青春为祖国闪光

1. 我的人生价值在祖国..... 张日联(119)

2. 歌的浪花·····	邓习达(122)
3. 耕耘在祖国这一片热土·····	李惟基(124)
4. 我的出生地与我的家乡·····	李威伦(127)
5. 在红旗下成长·····	李威灵(129)
6. 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	钟其华(131)
7. 为祖国农业献青春·····	黄仲生(133)
8. 无怨无悔向前走·····	潘维哲(136)
9. 无悔·····	许展华(140)
10. 回国学习服务桑梓·····	徐华英(144)
11. 祖国——我的母亲·····	潘珍珍(146)
12. 十年磨剑闪光华·····	石炳祥(148)
为善不扬真善人——记石国章·····	石炳祥(151)
13. 母亲的身影·····	吴恩德(153)
14. 一个孤儿的幸福人生·····	幸福(155)
15. 青春为祖国闪光·····	邓频喜(158)
16. 最令我难忘的一天·····	林连照(160)
17. 为逢甲大桥添块砖·····	王镜华(162)
18. 回忆五十年前的高中生活·····	宋敬廷(163)
19. 中国——我的母亲·····	邓华岳(166)
20. 在祖国怀抱里成长·····	谢云英(167)
21. 我为党的教育事业献青春·····	谢秀香(169)
22. 青春稚语·····	王棠(171)
23. 好人一生平安·····	杨钦汉(173)
24. 我在尼泊尔的日子·····	黄建大(175)
25. 青春为祖国闪光·····	张奕胜(181)

26. 一片丹心向阳开	杨梅叶(184)
回忆杨梅枝	杨梅叶(186)

※ ※ ※

封面摄影《游子的根》作者简介.....	徐博文(190)
编后记.....	熊 雪(191)

告别高陂码头

郑荣来(大埔)

作者简介:郑荣来,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人。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先后任编辑、文艺部评论组组长。1983年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曾任该公司常务副总编辑,并主编《文艺学习》杂志。1989年,调回人民日报社,先后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副总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著有理论评论集《文艺批评漫笔》、散文随笔集《绿竹情红叶梦》(夫妻合著)、《无序脚印》、《师影憧憧》。

各种各样的告别,已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独有高陂码头的那次告别,历经46年,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959年的事情。8月中旬,我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是我中学校长亲手交给我的。他说:“祝贺你!回头你写个申请,给你15块钱路费补助。”

手里拿着通知,心情却是复杂。考上名校,如了心愿,心里自然高兴,但我没有狂喜。我所在的高陂中学,考上这所大学的,我算是头一个。我还没有来得及为此兴奋,却有愁云升起。从家乡经潮州,到广州,再到上海,好长的路程,15块钱哪里够?

那年,家乡刚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刮共产风,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7分钱,家里一块现钱都拿不出来。我粗算了一下必要费用,至少需要六七十元,大饥之年,凑这笔钱谈何容易!一时间我感到一筹莫展。

是我堂兄最先给了我一线曙光。他在公社任文书,他说:“考上了,好事,费用你先筹一些,不够我想办法。”他的话让我落泪—

—他此时的工资属行政的最低一级，才二十多元，他还有一个亲弟弟，也在上高中，需要他负担。接着是我二姐夫，他闻讯从炼铁炉前回来，倾其积蓄，给了我15元。父亲把家里唯一可卖的一个旧挂钟，拿到镇上卖了3元钱，全都给了我。堂姐等亲人也都各尽所能，或钱或物，点点滴滴，都出于心。他们说，就一个弟弟能上大学，说什么也得帮！

我启程那天正是处暑，亲人都来到高陂镇。堂姐带来一只母鸡、一袋糯米，要在镇上我姐姐家为我饯行。饥荒岁月，盘中有鸡，极为不易，但座中最珍贵的，是简短的叮咛和嘱咐，堂姐最善表达：在外读书，差不多就得，莫太辛苦，身体要紧，常写写信……字字如金，我铭记心中。饭后到码头上船，送行的是我继母和两位姐姐。

开往潮州的小电轮，马达和笛声同时响起，码头上送进我眼帘的，是三位女性抹泪的情景。这情景，成为永久的定格，深深地锁在我心中。随着“突突突突”的马达声，电轮载着亲人们的希冀和牵挂，也载着我的留恋和不舍，顺着悠悠韩江水，向南驶往遥远……

渐行渐远，亲人的影像，却逐个在我眼前闪现。

继母是在我母亲去世6年后来到我家的，我那时不到10岁。她每年辛苦种稻种番薯，让我上学吃得饱；她起早贪黑多种菜，腌制成咸菜，供我上学时食用；她曾用肩挑瓷器挣“脚钱”（从彩瓷厂到码头，来回1里地，每担3分钱），用双手替彩瓷工人洗衣服（每月三四元钱），以此补贴过我的学习费用。

堂姐视我如亲弟，在我最困难的高中阶段，常给我一些伙食钱。她没有读过几年书，连小学都没有念完。她不大知书，却很识礼，全凭天生的悟性和聪慧。她为人善良，待人亲切，全村人都喜欢她，说她懂事、厚道、贤惠。她说帮助我是应该的，虽然她家境也不宽裕，只靠姐夫在潮州行医的微薄收入，而且此时她已有两个孩子，但她每个月都想到我，到镇上赴墟时，总在他落脚的一间店里

等我，直到把钱给了我她才回家。

姐姐在镇上，是一家食品店的工人，每月工资 20 多元。因为没有粮食，这年已经基本不开工，经常开不出工资。她和姐夫拿出那 15 元，我相信几乎是倾囊了。她和我是亲姐弟，她长我 3 岁，但同一天上小学，同在一个班。我儿时对她并不敬，总是随大人在广州番禺时的叫法，喊她的小名“阿女”，从不称她为“姊”。这口很长时间改不过来，后来稍有觉悟，又不好意思，就干脆什么都不叫。她的学习成绩没我好，家里又供不起，小学没读完她就辍学了。我知道，她是极希望我把书读下去的，但她的强烈心愿，我还是后来才领略到的。

我站在船头，想到他们的无私帮助，心中如有洪波涌起，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只是暗许心愿，将来学有所成，定要以涌泉报滴水。殊不知，一别 30 年，我大器不成，碌碌无为，拮据大半生，只为自家谋稻粱。空有一番心志，却未有些少报答，特别是在他们极端艰难之时，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爱莫能助。想起那高陂码头，想起我冲它许下的心愿，就有不胜惭愧之感。而他们，都只想到给予，却从不求回报。他们依旧是勒紧裤带过日子，竭尽所能地支持儿女读书。离家 30 年后，我于 1989 年首次回到故乡，才详知别后亲人们的种种艰辛。

最艰难的是姐姐。她 36 岁时，连同丈夫前妻的长子，膝下已有 6 个孩子。家乡粮食极度紧张，食品厂里没工可做，她每月只能领到十几元甚至八九元的生活费。此时，孩子都陆续上了学，正需用钱之际。但她深感儿时辍学之苦，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去上学，一个都不能落。她省吃俭用，艰难度日。四两肥肉做一锅汤，每人分一碗算是改善。孩子的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老二以下，多少年没穿过新衣。薄棉衣穿到发硬，袖子就像竹筒子。

几个孩子也真是争气，一个个学习都很刻苦，都是学校里的优

秀生。1975年，大学恢复招生，老大被保送到武汉读大学；1978年，老二又考到武汉一所大学。与此同时，老三以优异成绩，考取全省重点中学——梅州东山中学；又过两年，老四也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进这一学校。三年之后，又都先后考取了天津和北京的两所重点大学。

一个山村小镇里的一个穷苦工人家庭，先后出了4个本科大学生，这在镇里、县里以至在地区，都为人所羡慕，我姐姐也因此为各级妇联部门所关注。1984年起，县妇联、地区妇联和广东省妇联，先后五次表彰她，授予“和睦家庭”、“模范家庭”等荣誉，奖励她团结家庭、培养孩子的佳绩。她成了“模范母亲”和“模范妇女”。

她不善于言表，不会讲多少道理，也说不出个为什么来，而只知道应该这样做。山区小镇，没有记者采访过她，没有报纸宣传过她。她只知道默默地，做着该做的事情——养了孩子就要让他们读书。虽然，不幸的事连续发生，先是公公和丈夫相继去世，接着是亲生的长子30多岁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最是痛心疾首。但她生性坚强，经受住了一连串的攻击。如今，她也告别了高陂码头，离开了高陂镇，先后到了深圳和厦门，为孙儿、孙女和外孙服务，为他们的学习和升学操心。一个接着一个，至今未有尽头。日前和她通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种乐此不疲的劲头，她正为准备考大学的孙女奉献着心力。

都说客家人重学兴教，我的姐姐们所继承和发扬的，不正是这种传统吗？46年前在高陂码头远离他们之时，我忽然有所领悟，顿感他们的精神之可敬。也大约正是从那时起，我对姐姐的称呼终于改口，离家后的第一封家信，就改称“阿女”为“阿姊”了。

阿姊不会写回信，但在方寸的心田中，满满地刻印着的，却是客家文化的信条。

2005年9月18日

家乡山水滋润心田

张振轩(大埔)

作者简介:张振轩,男,1935年在广州市出生,高级工程师。1960年从华中工学院(现改称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机部工作。

1984年受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派遣到美国纽约合资经营的中美机械技术工程公司任董事兼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中国部经理,直到1992年回北京总公司工作。

1992年8月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机械分会担任其属下的志远国际贸易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直至1996年元月一日起退休。

1996年5月移居美国纽约市,2003年底放弃可在美国长期居留的绿卡,返回北京定居。

我的家乡在大埔县百侯镇蕉里村,它的近邻是白罗村,清澈湍急的梅潭河从那里穿流而过。由于校舍和师资的缺乏,60多年前,村里大多数的小孩都到当时有“小南京”美称的百侯镇,在颇有名气的百侯中心小学就读。当时的百侯镇确实是名不虚传,尤其是赶墟的日子,古老的小镇熙熙攘攘,多种多样的特色小吃和农副产品遍布街道两旁,生意红火。还有靠近小学的世科坪上常有耍把戏,卖膏药类似马戏团的表演被围成一个大圆圈,拥挤得水泄不通。

尽管生活和就读在有点小城市风味的小镇里,但是每到星期六的下午,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就迫不及待地汇集到返回蕉里村的山路上,翻过一座座大山,穿过一片片树林,经过没有人烟常有野兽出没的荒野,弱势的儿童们便用唱歌来给自己壮胆。当走到一

个山岗的顶上能看到自己的山村时，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放声歌唱“白云飘，青烟绕，绿荫深处是我的家呦，小桥呀，流水呀，绿荫深处是我的家……”这些发自肺腑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

我们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有几条小路与邻村相连，山上有高大挺拔的松树、枫树和大片的竹林，还有许多的果树，如柚子，芒果，桃，李，桔子等等。对我们小孩更有吸引力的莫过于山上的野果，像番石榴，“当泥”和略带咸味的“廉碧”等等，这些不用花钱的水果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维生素 C。大山不但造就了我们优美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从那里流淌出来的几股清澈的泉水，滋润和哺育着全村的百姓。村的东边有一口池塘，旁边有一口井，大家叫它“井塘”，这口由泉水汇集的井水特别甘甜，而且是它冬暖夏凉，过路的人们都喜欢在这里歇脚，喝几口井水，以消除路途的疲劳。尤其可贵的是这些泉水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即使在大旱的1943年，那时的百侯镇赤地千里，人们到处求神祈雨，而我们村里的泉水没有断流，难怪有些人说，蕉里村就是风水好，干不死。就在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山村里，清朝庚辰年间出了一位进士，他的名字至今还镌刻在北京国子监的石碑上。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昔日的顽童远离家乡，在外地完成了自己的中学和大学生涯，随后走上了工作岗位。繁忙的工作，交通的不便，一直未能如愿回到经常幽梦漫游的故乡。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又浪迹天涯，即使到了风景如画，整个城市都淹没在大森林之中的芬兰的赫尔辛基，还是怀念着家乡的老枫树和大松树，还有那茂密的竹林；就是到了其环保堪称世界一流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金色海滩时，想到的又是家乡井塘边的那口甜泉水；纽约曼哈顿区高楼林立，气势非凡，在那里惦记着的更是家乡的土围屋和进士第，真是解不开的故乡情结呵！

正如古诗所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阔别四十八年的游子回到了故里，那时刻就像久违母亲的孩子迫不急待

地投入到她的怀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的亲切，都会激起许多童年的回忆和思念。原先从镇上通往村里的羊肠小道，在村里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的人士的努力以及海内外乡贤的倾力赞助下，已改造成为整齐漂亮的水泥路面而不再难行，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沿着昔日上学行走的山路，去寻找往日的足迹。老人们对我说：“现在到镇上沿水泥路多有摩托车行驶，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去翻山越岭呢?!”唉，他们怎能理解我们的游子之心呢!

我们又去看了家乡清泉滋润的井塘，只见水井四周插着许多的管子，这是乡亲们用来抽水，直接将井水送到每家每户，成为免费的天然矿泉自来水，免去了往日手提肩挑的劳苦。昔日激流倾泻的梅潭河水也被许多大坝驯服了，建立起一座座水电站，给村里带来了光明，告别了点煤油灯的时代。老乡们再也不要像几十年前费力地“踏米”，如今的碾米机方便省力，许多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了。再说电视机也很普遍，再不用打着火把去镇里看大戏了。如今村里，几乎每家都装上了电话，可以随时和外出打工的亲人们联系，省去了许多思念之苦。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一九五八年历史上的原因，山上的许多大树被砍伐了，随后没有跟进补种，造成了今天绿化不足的缺陷。

沧海桑田几十年，曾经滋润过我们成长的山乡，如今发生了巨变，已经逐步由贫穷落后，过渡到略具现代化水平的村庄了。

回忆家乡小河

黄淦祥(梅县)

作者简介:黄淦祥,1939年出生于广东梅县西阳。1959年东山中学毕业后进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冶金情报所,1975年调冶金出版社,职称:编审。编辑出版了100多种图书,计4000多万字。曾获国家奖2个,部级科技进步奖三个,国家图书奖三个。翻译出版过《选矿工艺学》(英),编写出版了《非金属矿工业书册》及《中国钒钛磁铁矿选矿》。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业绩已录入《中华英才大典》、《世界名人录》……等。

1999年退休后,在家学习唐诗及书法。

我家门前有条小河,水清可见底,有许多小鱼小虾,上游及下游都有个一人多深,长20~30米,宽3~5米的小潭,是我们儿时学游泳的好场所。

(一)

童年儿歌唱小河,形影不离耳宾磨。
流淌天真和活泼,蛙鼓声声笑语和。

(二)

你是欢乐和寄托,放牛归来跃清波。
洗去疲劳和苦涩,小鱼小虾端上桌。

(三)

似母亲温柔善良,似父亲沉默刚强。
容纳涓涓永不干,曲曲折折朝前闯。

(四)

五十余年离和合,为画为诗心中烙。
朔风月夜激荡我^①,风和日丽送欢乐。

①在我最坎坷之时,她鼓励我朝前看,光明就在前头。

故乡的童谣

杨丽琴(梅县)

作者简介:杨丽琴,1942年10月6日生于广东梅州市。中学高级教师。1965年7月毕业于武汉体育大学体操系,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授予国家二级体操运动裁判员称号。1974年调入北京市,先后在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市174中学、北京市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任语文教师、校长办公室主任等。1992年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授予的年度外事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11月退休。

1997年开始学习写作,先后在《中华文学选刊》、《海内与海外》、《梅州侨乡月报》、《客家人》等杂志发表多篇散文、报告文学。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当忆起故乡的童谣,孩提的事儿像电影画面似的一幕幕映在跟前。记得我四五岁时,祖母就教我学童谣。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是:“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口一口塘……”这首童谣很长,有好几段,每当我唱到“韭菜花,结亲家”的“结”字时,就唱成为“搭”亲家。姐姐在一旁听了,就不乐意的说我是“四六货”(傻瓜)。可是祖母不骂我,也不嫌我笨,而是耐心的给我讲“结”与“搭”的含义,使我明白了“结亲家”的意思,以后再唱到“结亲家”时,就没有出现“搭亲家”的笑话了。

祖母教我唱童谣别出心裁,总是借景、借物或借事来教我唱童谣。每当八月十五或月中,月亮正圆时,她就会招呼我们唱“月光光,秀才娘”;赶着农忙插秧季节,累了一天,也不放过教我们唱:“月光圆圆,妈妈种田,种田插秧,打谷满仓。”还有“萤火虫,唧唧虫,屎背尾,吊灯笼……”这两首童谣虽短,但它告诉了我们这些不

懂事的孩子——大人在农忙时借着月光和萤火虫的萤光，在辛勤地忙碌着，不要再给他们添麻烦了。遇着春节或节日，祖母就会教我们唱：“月光光，照四方，船来等，轿来扛。”这首童谣快乐而有趣，让人越唱越爱唱。

晚上纳凉，祖母除了教我们唱童谣外，也和邻里的伯姆、伯婆拉家常，讲故事。一次，祖母和伯婆拉家常，说到伯婆的女儿要出嫁时，我觉得很奇怪。秋姑年龄不大，也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来做媒，怎么就要出嫁了呢？那时我还小，不懂，也问不出什么，总之，觉得这桩婚事来得太突然了。过了几天，秋姑果然出嫁了。打那以后，伯婆在乘凉时总是很不快活，大概是因为她身边没有孩子了吧。此后，祖母教我唱的童谣就不那么欢乐了，她教我唱的是：“阿鹊子，打盘车，一打打到大姐门槛下，我问大姐几时嫁，大姐说我今晚梳头今晚嫁。”我唱着，唱着，不时想起出嫁了的秋姑是否幸福。

大概祖母是想让我们懂得一些人情世故吧，她又教我唱：“鸬鹚鸬鹚，担水淋蔗。淋蔗肚饥，嫁到江西。江西路远，嫁到平远。平远贼多，嫁畀（给）鸡公。鸡公会走，嫁畀黄狗……嫁给老太伯。”这首童谣，比“阿鹊子”那首更惨。虽然是以鸬鹚鸟来作比拟，它嫁了一次又一次，一共嫁了十几次。如果是一个女人呢？那命运就真的太惨了。听说阿猷姐从小就当童养媳，还没有与老公完婚，老公就夭折了。她的公公就把她当丫环使唤，然后把她卖给一个姓陈的，在陈家没过多少日子，又把她卖给了一个姓李的。后来听说姓李的又把她卖到很远的地方了，伯姆一直找不到阿猷姐，她的命就像“黄连树上挂苦瓜”。唱着“鸬鹚鸟”这首童谣，我不由联想到阿猷姐的命运和鸬鹚鸟的命运是多么相似呀！这首歌谣没唱几天，我就不肯唱了。

祖母会察颜观色，见我对苦水歌不感兴趣，改口教我唱欢快的童谣。于是，祖母启动嗓门：“排排坐，唱山歌，唱的什么歌？唱个好山歌；山歌长，山歌短，山歌越唱歌越多……”

祖母教我唱了那么多的客家童谣,那些童谣伴随我长大,我一直唱到上中学。在祖母身边学童谣,使我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懂得了一些人世间的辛酸和快乐。我现在想起这些歌谣,一遍一遍的唱给孩子们听时,我十分怀念我的祖母。因为她老人家含辛茹苦的哺育我成长,我学的童谣胜似在幼儿园里学的儿歌!

祖母与客家谚语

我是在祖母的呵护中长大的,她给了我很多的智慧和教养。祖母没有文化,可她说话有滋有味。纳凉时总爱给我讲故事,她慢条斯理地讲着,有时也绘声绘色的,但从不长篇大论,更不喋喋不休地讲,她常常恰到好处地停下来,让我回味故事情节,或是让我想像故事的发展、结局。祖母就这样像块磁铁吸引着我,我也就这样像藤萝那样缠着祖母。祖母从不骂人,不论遇上什么情况,她总能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谚语道出她心中想要说的话。

星期天我和姐姐贪睡懒觉,祖母就叹息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样下去怎么会有出息呢”!我和姐姐相视而笑,从此我们不睡懒觉,总是把星期天的学习和家务活动安排得有条有理。一次,姐姐没有做完作业就去玩“跳方格”(也叫跳洋楼)的游戏,祖母看见了就对姐姐说:“嘟,嘟,嘟,唔(不)读书,么(无)老公。”姐姐听到这话害羞地跑回屋里去做作业了。又有一次,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穿了件很漂亮的红花裙子来上学,对我这个成天穿着不成样的衣裳上学的孩子来说,当然是很羡慕的。我回到家里,给祖母说了一遍裙子如何的漂亮,祖母看出了我的心事,便说:“秀才不怕衣衫破,就怕肚里没有货。”我羞愧得把“羡慕”二字抛到脑后了。我的算术学得不怎么好,又不敢去问上中学的